

暖雪

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

暖 雪

1988年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

余姚市文联编印

一九八九年六月

编 辑 凡 例

一、本集为余姚市文艺作品选集，定每年选编一册，以某篇作品的题目为集名。

二、本集以本市作者在地、市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和地、市以上艺术会演中演出、展览中展出与电台、电视台播出的作品为选编对象。

三、本集所选各类文艺作品的排列以作品体裁为序，即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歌、理论、故事、民间传说、曲艺、剧本、歌曲、艺术摄影、美术的顺序排列；在同类体裁的作品中，以发表(演出、展出、播出)的时间先后为序。

目 录

空篮(小说).....	胡 敏(1)
红色的女式自行车(小说).....	杨小钢(15)
老胡管门(小说).....	蔡 康(21)
神曲(小说).....	沈华坤(25)
没有年轮的树(小说).....	他 山(29)
玻璃房子(小说).....	他 山(35)
牛粪(小说).....	谢志强(41)
过河(小说).....	胡曾范(50)
祖母的病(小说).....	傅仲际(61)
“龙哈顺”聚散记(小说).....	陈忠来(71)
暖雪(小说).....	蔡 康(82)
昨晚的事(小说).....	张文波(92)
谈天(小说).....	张文波(97)
午时雨(小说).....	他 山(105)
黑匣(小说).....	他 山(112)
瞎眼(小说).....	谢志强(117)
桥洞里的罗曼史(小说).....	胡 敏(126)
家具(小说).....	谢志强(143)
桑塔·露琪亚(诗).....	徐渭明(146)
雨少年·黑色伞(诗).....	鲍文华(148)

朦朦五月(诗)	鲍文华(150)
七月(诗)	鲍文华(152)
永恒之江(散文)	徐渭明(154)
艳如朱霞杜鹃花(散文)	沈乾奎(157)
春雨初霁话翠竹(散文)	沈 燕(159)
老街(散文)	陈加欣(161)
挺立在废墟上的企业家(报告文学)	陈加欣(163)
路不通,快掉头(随笔)	陈加欣(167)
一个父亲的内疚(随笔)	陈加欣(169)
析陈平的一段“高论”(随笔)	谢纯昌(171)
巧计引敌(儿童故事)	李燕昌(173)
飞车王(儿童故事)	李燕昌(177)
你会回来(歌词)	徐松林(181)
影评的自主意识(短论)	徐渭明(182)
另一个世界(影评)	龚烈沸(184)
《牛粪》、《过河》读后(评论)	阿 姚(186)
皇后易嫁(剧本)	张金海(189)

空 篮

胡 敏

日历撕去一页。今日是星期天，还是个端午节。

他拎着用白塑料带编织的篮子，向集市贸易市场走去。

整整三年，他没有去过集贸市场。不，不能说没有去过。去年国庆前，就去过，只不过性质不同，那是以县长的身份去视察市场的。而三年前就更不同了，几乎天天都去。那时候拎的也是这只白塑料带编织的篮子。天刚蒙蒙亮，他就得提着篮子出门，先上龙山公园跑几圈，下来就是人声喧闹的市场。他与各种各样的肉贩、鱼贩、菜贩、当然也与自产自销的菜农山民挑肥拣瘦，讨价还价。那时候，他对市场价格的变化，犹如他今天对全县的工业产值、农业产量一样，了如指掌。

由于这段时间连续开会、下乡、听汇报，已经有三个星期天没有休息了。本来他打算今天美美地睡上一觉，起床后再舒舒服服地泡杯绿茶，就去找棋友痛快地奕几局，过过多日积蓄的棋瘾的。无奈，半夜妻子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女儿又一大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他也就只好自己上市买菜了。

他家无论谁上市买菜，妻子、女儿、还是三年前的他和今天的他，都用一只白色塑料带编织的篮子。篮子编得很精致，乳白色的包装带象一节节无瑕的白玉，围在一起，组成一个既有深度又成方圆的柱体，轻巧而结实；两条嵌着彩线的金属

丝，从圈沿两头悄悄地往上爬，结成一个牢牢的人字，划一条漂亮的弧线，又悄悄地分开，往下滑回到圈沿。他拎着篮，一忽儿左手，一忽儿右手，总感到有些异样，似乎很别扭。三年前不是常拎的吗？怎么那时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当了三年县长，偶然拎次菜篮，不习惯了？或者说，有些与身份不符。他忽然来了好奇心，犹如他第一次挎着书包上学堂那样。那会儿他蹲在水塘边一个劲儿地照，仔细端详自己挎着书包的模样。他想，我是不是变了，象电影里演的那样，白衬衣箍在蓝裤子牛皮带里，腆着个圆圆的肚子，一摇一摆，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官。路过副食品店时，他有意放慢步子，从玻璃的反光中，瞧了瞧自己。没有隆肚子，也许比三年更瘪了些，衬衣倒是白色的，只不过裤子是浅灰色的；西式头，瘦削脸，圆圆的两个眼镜片依然如旧。没变。他自己对自己说，看不出哪点象个县长，再拎着个菜篮子，就更不象了。

他情绪复杂地舒了口气，转眼已经来到集贸市场的拱门口。

集贸市场是用一大块旧宅基地改造的，高高的水泥柱子，顶着暗蓝色的玻璃钢瓦。拱门又高又大，上挂“城关集贸市场”六个大字，远远望去，显得国泰民安。进拱门，市场便左右分开。左边是水产品类；右边是果蔬菜类；中间是市管处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办公处。

他对这里的一切极熟悉，连走路都成了习惯。进拱门，先瞧水产品，因为他家都是海岛人，对海味特别感兴趣。然后转到肉类，豆制品类，禽蛋类，最后便从果蔬菜类那边出拱门，回家。偶尔，也瞧瞧熟食类。熟食是不会浪费时间的，只是价格太高，他一般不去光顾，除非有客人来。他买菜时主次经常

变动，但消耗精力最多的还在果蔬菜类和水产品。要味道好，要营养高，要价格便宜，要制作方便，还要能下完一顿饭，不至于饭还有半碗，而菜只见汤了。这对每一个主妇、主男都是件极费脑筋的事。他买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人未进拱门，心中已开始在打算今天买什么菜，什么菜多少斤量，多少价钱。中午几只菜，晚餐几只菜，什么菜配什么料，他都要盘算得一清二楚。妻子和他配合默契，烧菜时他打算放葱她绝不会放姜。

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已丢弃了一段自然而然又回来了。今天他依旧，人还在拱门外，就决定好买什么了。城关镇一带过传统节日各有特色。春节是大节，三朋四友皆来拜年祝岁，必得备大鱼大肉款待；中秋节，秋高气爽，皓月凌空，一般只邀请知心好友，品酒赏月，一杯桂花云雾茶，几块酥皮月饼，足能使兴趣盎然；而端午节呢，一般不邀外人，裹粽子，点雄黄，意在避邪除气。最主要的是端午节须吃得清淡，不含油腻，什么糖醋黄瓜、清蒸黄鳝、咸菜黄鱼汤、桃酱、梅酱、生葱白豆腐，一律不用油。

生活在城关，他也喜欢这里的风俗。随乡入俗，是其一；其二，这种乡俗能使他产生一种对这块土地的亲切感。

他盘算今天桌上应该有这样的好菜：盐水捞虾，这菜妻子最喜欢。自从他当了县长，妻子就没得一日闲，没日没夜为他操劳。今天他买菜，理应挑只妻子最喜欢的菜，犒劳于她。咸菜黄鱼汤，宁波风味，全家都喜欢。只是近年黄鱼货源大减，贵得烫手，妻子每次买菜回来，总感叹自己不敢下手。究竟贵了多少，妻子说一年翻一番，到底多少没个准。今天是节日，再贵也得尝尝。糖醋黄瓜，糖腌醋拌，酸甜可口，是一碟价贱

物美的好菜。清蒸黄鳝，这是他最喜欢的菜。当初他下放农村，生活艰难，就自己出去猎食吃。黄鳝最容易得，而且清蒸，熘炒，他样样拿手，从没有吃厌过。桃酱、麻油拌豆腐，是这儿的的地方菜，观之悦目，食之爽口，人人喜爱……他想着，盘算着。三年了，自己第一次上市买菜，便能安排出这样一桌令人满意的菜肴，直觉得浑身一阵轻快。

今天节日加星期天，市场里异常繁荣。人头涌涌，挤挤撞撞，熙来攘往。吆喝声、叫喊声、讨价还价声、吵闹声、劝架声，浑成一片。他才进拱门就挤上了。挤了两步，站下，看看靠近有哪些水产品。不行，后边马上有人喊，“不要挡在路中。”他下意识地闪了一下，后边的人就涌了过去。他感到这样不行，被人涌上一阵，还不知市场卖啥货。趁着空隙，朝就近的摊贩挤了过去。挤过了几摊，都没有中意的东西。捱过了这一段，才感到不那么挤了，甚至有一个摊头前几乎没人。他想肯定是贵货，上前一瞧，还真是他计划中的盐水捞虾一菜所需的糯米饭虾。这虾薄壳细肉，晶莹透白，他拨了几下，只如此，心里就有了几分喜欢。

“怎样？正宗的糯米饭虾，都一般大。今日就我一摊。来斤如何？”小贩是个瘦猴般的中年人，他一瞧便知是个精明人。

“多少钱一斤？”他问。

瘦猴望着他两只圆圆的，闪着反光的眼镜片，淡淡一笑：“四元五角。”

“好贵。三年前最多卖二元四。”他脱口而道。

瘦猴哈哈大笑：“你大概是个知识分子吧？难得出门。那是老黄历了！”笑罢，便挺爽快地说：“你若要，便宜两角。”

中央不是在照顾知识分子吗？我也给你优惠一下。四元三，亏就亏点吧，中央的号召我总得响应。秤一斤吧……”说着便拿起了他的短尾巴铝盘秤。

他感到这瘦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滑头，瞧他笑咪咪的两只细眼，朝着你，明明是盯着你的钱包。但是，若不买……唉，说穿了，最最关键还是他看中了这晶莹剔透的糯米饭虾。这样新鲜的虾在城关是难得见到的。放在锅里稍焖，一只只白里透红，再放上一撮翠绿的碎葱，妻子见了，不适的身体也一定会舒服许多。于是，他果断地往短尾巴铝盘秤上捞了一把。又一把。再一把。

“九两！”瘦猴高叫一声，声调高昂。随又对他低语：“凑整斤吧？”

“够了。”

“好——九两重，三元八角七。”瘦猴连分量带金额一气报出，叫的比唱的动听，带有几分得意。“知识分子——看秤——括翘”

他还没反应过来，瘦猴已把秤杆一收，刷地将虾倒进他的篮里，又从筐里捞了两只添上，道：“再添几只——我说知识分子，碰上你这样的买主活该我倒霉，又是照顾，又是优惠，又得降价，又得添货，还怕亏着你，是不是？”

他简直有些感动了。一边付钱，一边瞧着篮，心里突然有些嘀咕起来。这点虾，竟有九两？毕竟他不是初出茅庐，多少有点数。这猴子，嘴里擦着蜜，该不是诓我？可这瘦猴又是降，又是添，自己也实在难开口再说什么。否则，人家还不要说你识相？说不定旁边走来个相识的人，那影响就太不好了。

他疑虑重重地往前走。走了几步，思道，即使吃亏，也要在明处，不明不白总不是滋味。想着，便拐小弯到电子公用秤前。这电子秤，三年前是没有的。去年他视察市场，发现了这玩艺儿。还真行，价格、斤量、款项一清二楚，吓得小贩不敢明摆着骗称。应时，他曾着实地表扬了市管处一番，认为这是为民造福具体的事。

“徐县长！”他听人一叫，便知碰上熟人了。今天买菜，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别碰上熟人，无论是买的还是卖的。其实，他知道，这很不现实。在城关镇这么小个地方，他这个父母官即使不认识人家，人家还是会识得他的。

“徐县长，今天你亲自上市场买菜？”喊他的是人事局干部老郑，人称郑胖子。此人长得有点象电影《小兵张嘎》里吃西瓜的胖翻译。

“老郑，你也自己买菜？”他问。他和郑胖子住上下楼，只知道他以前不常买菜。

“我现在是天天自己上市场。老婆买的菜总不合我口味，还是自己来。”郑胖子笑咪咪的眼睛一下就瞧见他篮里的虾，问：“这虾多少一斤？”

“四元三。”

“啊呀，这么贵！今天市面最高也只卖四元。是那个瘦猴的吧？”

“对。你知道？”

“我也买了。他要四元，我还三元五。三元八成交。你被这猴骗了。”郑胖子变了脸色。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猴果然是口蜜腹剑的刁贩。他苦笑着说：“怕骗的不在价格哩。”然后把虾往电子秤盘上一

倒，对女服务员说：“四元三，给称一下。”

“啪啪啪。”发光的电码一闪一闪，瞬间，一排绿色的字码呈现在眼前：4.30——0.8——3.44。他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这瘦猴，居然骗我这个‘知识分子’整整一两。”

“找他说去！”郑胖子一看恼了。县长买菜居然还被贩子骗了，这还了得。“这样的风气非刹不可。连县长都敢骗，群众就更倒霉了。”

“他不是骗县长，他是骗知识分子。”他幽默地叹道。三年前，他也曾被骗过，发现后与那小贩争吵了一番，还拉着他上市管处评理。可是今天怎么办呢？这么多人，一吵架便会围人，会妨碍群众买菜。再说，县长买菜与人吵架，也太不象话。

“今天是节日，高一点就算了，别让扫了兴。”他自慰道。

“怎么，就让他白骗了？！我去找他！”郑胖子显得义愤填膺。

“算了，回头我跟市管处打个招呼，让他们约束一下这些刁贩。”

离开电子秤，郑胖子说要陪他买菜。他本想推辞，转而一想，有个伴也好，就同行行了。

钉着果蔬类的牌子旁，围着一圈人，乱哄哄的。他发现这是一种做桃酱最适宜的桃子，一个个白里泛青，本地人叫“夏白桃”。这桃最大的特点是尖尖的桃嘴上嵌着一点红，象姑娘红殷殷的嘴唇，非常迷人。他问了价钱，要一元两角一斤，便对郑胖子说：“桃子现在这样贵？”

郑胖子叹了口气，“哪样不贵？有些人手中钱多，敢买。

苦了我们坐机关的。精算，细算算，还是不敢买。”

他理解地点点头。挤进人堆里，马上有人认出他：“徐县长，你买桃？”

他笑笑，点点头，说：“这桃不错。”

卖桃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称桃，收钱，吆喝人，忙得不可开交。听说县长买他的桃，眨眨眼，哼哼鼻子，忘了称桃，木然了。

他笑着对老头说：“老伯，你这桃长得蛮不错的。”

老头象是没听见，不回答，也不动。

他挑了几只桃，放在秤盘上说：“老伯，给称一下。”

还是没有反应。有人喊：“老头，你发昏了，徐县长叫你称分量。”

老头这才回过神来。老头确实有些发昏了。打从他十几岁上街挑菜卖桃，从未见过一县之长拎个篮子上街买菜。他在戏中见过这样的大人物，惊堂木，乌纱帽，“肃静”，“回避”；在电影里也见过，小汽车上下来一大群，前呼后拥，指指点点。哪见过拎个篮子满街跑的父母官呢？该不是微服察访？老头心里一阵发愁。他今天挑桃上市，卖这价，心里也惭愧。虽然现在市场价格天天在涨，但这价也是高了些。不过他见旁人也在卖这价，而且他一出口，便涌来一大帮。谁不希罕花票往口袋里装呢？这倒好，碰上了个县长！

老头嘴唇抖索地说：“县长想吃，就随便挑几只。自家种的东西，不值钱。”

老头话一出口，围着挑桃的人都“嚓”地停了手，眼睛齐刷刷看着他。

他忙说：“不行，不行。”又对众人说：“这位老人家

卖，这儿都是顾客，对不对？老伯，请称吧。”

“不用称了。你辛苦为大家操劳，几只桃，能算什么！”老头还是不知所措。

他理解了，笑着退了出来。大家望望他，他也看看大家，笑笑。然后对郑胖子说：“我们去买鱼吧。”

他俩又重返水产品摊。卖黄鱼的摊儿一溜排全枕在预制水泥长条上。他们都是固定的商贩，悬挂执照，明码标价。闪着金光的大黄鱼多在三、四斤左右一条，价格吓人，十一元一斤，小黑板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由吸了口冷气。乖乖，一条大黄鱼就得三四十元钱，抵一个青工半个月工资，怪不得听妻子说她们单位的毛脚女婿，过节送个礼，就得百十元。他这才感到自己走在这里不仅是顾客，还是一个县长，一个父母官。他的心情不由沉重起来。他问郑胖子：“这么贵的鱼还有人买？”

“有啊！”郑胖子说：“前几天不一定买得到，抢手货呢。这里的风俗，毛脚女婿端午节必送丈母娘大黄鱼！再贵也得买。”话中不免露出些许苦涩。

“小贩进货价多少，你清楚吗？”他问。

“大概是七、八元左右吧。具体不清楚，听说主要是海上捕得少。”

他俩挑了几摊，不敢下手。最后在一堆斤把重一条的黄鱼堆前停住了。他嘀咕，还还是买一条吧，一年说不定就吃这一次，贵就贵点吧。

“徐县长，买鱼？”小贩满脸堆笑同他打招呼。

这小贩还认识他？他朝小贩端详了几眼，很陌生，便问：“你这鱼卖多少？”

“县长要……”话在小贩嘴里转了转：“就要三元五吧。”

他正在挑鱼的手停住了，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又惊讶地望了望小贩，小贩满脸笑容，笑得没有一丝异样。慢慢地，往上瞧，瞧见小贩头上的小黑板：明码标价，黄鱼每斤十元。他又看看小贩，小贩依然在笑，笑得依然没有一丝异样。他指着黑板问：“你标价不是十元吗？”

小贩笑得有些尴尬了：“这是成本价，我怎好赚你县长的钱。”

这一说，使他有些气忿。你不赚我县长的钱，却黑着心赚百姓的钱。

“成本价？你盈利就这么高吗？”他的语气有些严厉。

郑胖子可不管什么成本价不成本价，眼明手快，挑了两条透新鲜的黄鱼往秤盘上一放，说：“徐县长，别问他，他说多少就多少。”

“就是。”小贩接口说：“徐县长就别问了。你难得出门买菜，捎上两条鲜鱼让夫人高兴高兴。”说完马虎地称了下，就放进他的白塑料带篮里：“就付五元钱吧。”

“不行。”他有些高声。随后又感到这里不是办公室，是菜场。自己此刻是顾客，而不是县长，便放软口气说：“不买了。”说罢提着篮子就走。回头一想，又把郑胖子拉出人群。弄得小贩目瞪口呆，愣在一旁。

“你也太死板了。他自己愿意，管它什么成本价不成本价，他又不会因为少赚你几块钱饿死。”

刚一离开黄鱼摊，郑胖子就不住嘴地埋怨着他。他瞪了郑胖子一眼，只言不发。

市场进出的人越来越多。卖主心里盘算着今天能赚多少钱，脸上笑咪咪的。顾客一面想挑点好菜买，一面又被价格弄得喳喳乱叫。

他的心情已经完全被搞坏了，紧锁着眉，刚来时那种悠闲的兴致已消失全无，只感到心里沉甸甸的。他此刻心里盘算的已不再是端午节自家饭桌上的什么糖醋黄瓜黄鱼汤了，只想着县委如何下狠心抓抓物价，关心关心群众的菜篮子。

“啊呀——老徐！徐县长，你咋有空买菜？”又碰见熟人了。

熟人是老张，是他在农村的一个老相识。瞧老张提一筐黄瓜，便知是进城来卖的。他心里明白，说不定又得碰上难堪事。“老张，多日不见你，怎不来家坐坐？”他打个招呼想溜过去。

老张的反应比他还快，夺过他的白塑料篮子，就把半筐黄瓜倒了进去。盛不下，往下掉，又忙着捡进去，一边说：“今天过节，糖醋黄瓜不是我教你做的吗？拿回去给嫂子尝尝。”

他连忙挡住手：“不用，不用。这么一来，还不砸了你的生意？”

“自家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本该送上门的，没得功夫。”老张说。

老张的话语未落，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几句愣头青冷冷的话：“就是嘛。捎上你家人多眼杂，还以为拍马屁的。还不正好，省下许多路。”

他和老张推让的时候，已打算留几根黄瓜。他和老张是老相识，讲起来还有点交情，吃他几根自家种的黄瓜也算不了什么。在农村时，老张时常照顾他家，逢年过节，送长送短也是

常事。但他听到这几句风凉话，自尊心仿佛受到伤害，“呼呼”几下，就把黄瓜掷回老张筐里，道声“再见”就走了。

他紧绷着脸，虎着嘴，大气接着短气。不买了，什么也不买了。真是的。群众一天到晚喊着买菜难，价钱高，挑来拣去难下手。他一个县长，休息天自己想买点可口的菜，简直比群众还难上加难。

“老郑，你瞧着再买点什么吧，我回家了。”

“你不买了？”

他点点头。

“我也差不多了，和你一起回吧。”郑胖子和他逛了一圈，也深感为难，心想他爱人今天怎么啦，让县长自己出来买菜。

快出拱门时，有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挑一担黄鳝匆匆而来，一边走，一边高喊：“卖黄鳝喽，二元四角一斤。刚到——”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一筐好黄鳝，条条都有二三两，难得见到。郑胖子凑过头来说：“徐县长，听说你最喜欢吃黄鳝，而且吃得在行，买几条去吧。”

“今天不买了。”他不愉快地说。

“这黄鳝不错，买几条吧。再说你爱人身体不好，黄鳝营养好，能调养身体。”

妻子确实够辛苦的。以前他不当县长，家里的事总是两个人安排着做。自从他当了县长，就很少有空帮妻子干家务了。不仅如此，家里的事还因此多了许多，就是洗茶杯也比以前得多。瞧着妻子渐渐瘦下来，他心也疼。为了妻子，就买几条吧。

叫住了那卖黄鳝的小伙子，他又担心起来，便对郑胖子